

◇ 诗词坊

黄河古镇

黄河迈着九曲大步
把运载的故事堆在这里
任火红的太阳
烤成一串串山曲
那曲中的酸甜苦辣
像一缕缕飘飞的彩虹
给黑龙庙
涂上一层瓦蓝色的记忆

酒店门前
扳船汉子来来去去
荷包里掏出来的钱币
换成了老伞头的旋律
唱呵 唱呵
把秧歌里的段落
唱成了一面来黄色的酒旗

老码头下
木船享受着浪花的洗礼
缆绳系住的古韵今情
勾画着河畔的桃红柳绿
以千姿百态的岩画
描绘五谷丰登的土地
书写出高原与黄河
心灵的默契

石路弯弯 当铺述离
商家悠远 诗文清奇
榆木门楣引进欢笑的顾客
雕花窗棂放飞繁华的夜市
任波涛千万次拍打河岸
那条目光磨平的街道
永远是一条龙的格局

于是 枣树在这里成林

游人在这里集聚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才唱着歌离去

扳船汉的婆姨

背着婆婆留下的桑条篓
在无边的黄河滩上
踩出一串等待的脚印

当姑娘时的黄花梦
一朵一朵
全拴在男人的红腰带上
留下的只是
缆绳拽不走的天地
日日夜夜把选择的目光
投向很难信任的涛声
用女儿家戳穿礁岩的新诗
祝愿那条不沉的木船

象所有的女人一样
恨不得把那不羁的高原风
全部搬进围裙
任它撕碎五脏六腑
直到双桨划开起伏的蓝天
船头响起优美的口哨
然后
你把所有的爱摆在沙滩上
象晒干的河梁一样
腾起灼热的火苗

很难说清楚你的喜悦
每当丈夫扬帆归来
你会象一只欢唱的河鸟
衔着回肠荡气的信天游
向波涛扑去
把眼泪和老酒
尽情地洒在宽厚的胸膛上

美美地铺开土炕上的羊毛毡
以高原女人特有的芬芳
给日子留下一个甜蜜的注释

民歌

山有山的豪放
水有水的苍茫
崖畔上那一片山丹花
恰是民歌串起的芬芳

东边唱的是《割莜麦》的后生
西边唱的是《看秧歌》的姑娘
一曲《走西口》让千万人落泪
一首《想亲亲》让几代人忧伤

《绣荷包》情真意切
《掐蒜苔》淋漓酣畅
《亲圪蛋》喜笑颜开
《偷南瓜》韵味悠长

唱不完俊男靓女男婚女嫁的浪漫
听不够苦乐夫妻终生相守的善良
山头上唱 沟坡里唱
河边上唱 土炕上唱

那小寡妇的寂寞
光棍汉的彷徨
山妹子的矜持
扳船汉的开放

身影在民歌中越唱越瘦
思念在民歌中越唱越长
天下有多少酸甜苦辣的故事
人间就有多少五彩缤纷的花香

与其说你在唱民歌
不如说你在提槌下种播洒春光

黄河古镇 (组诗)

□ 李三处

爱在泥土中生根发芽
情在山水中潮落潮长
山歌野曲天地聆听
春花秋实梦也飞翔

人人都说
民歌是用心在唱
不信 你就去听一听
那每字每一句中
都有血在澎湃
泪在流淌

老船工

纤绳背在肩上
黄河把你拽成一张
紫铜色的弓

荆棘一年一年长满栈道
脚趾一岁一岁雕刻碑文
那老河珍藏的书简上
写满你碧血涂沫的履历
和世世代代葡萄的人生

也许在窑洞的土炕上
留下你爱的青果
酒店帐房的麻纸上
写满你发黄的姓名
可那信天游润湿的目光
早已在桅杆上折断
留下的只是
被回忆磨亮的火盆

没有时光的感叹
只有往事的印痕
黄河与你一起
书写着额头上的皱纹
几十年与波涛为伴

带走的全是岁月的黄金
但你决不因此而挂起双桨
把黄河的呼唤
置于无奈的叹息之中

农民父亲

扛着沉重的犁铧
走进中年
老茧擦起的掌心
慈爱地搓着麦粒
微微弯曲的双腿
踏着人生四十斗的水车
从容地浇灌着
属于自己的土地

把黄土里刨出来的
很少的钱币
小心亦亦地掰成两半
换成儿子爱不释手的书画
和奶奶床头的点心
直到粗壮的双手 泪泪滴血

年年岁岁
举着高粱 谷子 玉米 黄豆
编织的彩旗
走过燃烧的太阳桥
尽管汗流夹背
但从不敢懈怠
布满血丝的眼睛
很少能看到命运的花季
只有额头上风雨写下的文字
记叙着付出时的慷慨

粮食 牛羊 窑洞
组成你人生的舞台
你的表演还算精彩
只是沙哑的歌喉

把岁月的旋律
唱得疙疙瘩瘩
让人听得有些苦涩

但每当看到儿子生出的根
能吸收到比你更多的营养
你把头上的黄叶轻轻落下
举着仅有的几粒果实笑了

土豆花开

土豆花开 仰天高歌
天宇蔚蓝 分蘖着阳光
久渴的心
把最崇拜的高音
唱向露珠打湿的馨香

六月 一场细雨
土豆花弹奏着季节的舒爽
藤蔓铺开田野的画页
让乡村启航
光源来至岁月的守候
土地瞬间辉煌

蕾丝吐蕊 花萼绽放
如蝉翼般沁心透亮
山脊上滚过的雷声
脆弱得象杯中的琼浆
少几分回味 多些许畅想

激动了的黄昏
为田垄梳洗画妆
怀揣滚烫的传说
把土豆的爱
聚拢到一起
让天黑前回家的人们
把信天游唱响

大路朝天 花粉飞扬
黎明的曙色
洗去往日的忧伤
银锄破土 乳燕回乡
泼洒着嫩白的芬芳

歌手们裸露着自我
给音符涂上七彩的霞光
谱出撩人的曲调
唱叶绿 唱花开
唱泥土的善良

打碗碗花

蓝蓝的面影里
一声脆脆的击碗声
三月荡漾的黄土
亮了会歌唱的眼睛

银弦在田埂上诉说
村姑在月光下依门
彩色的旋律踽踽如醉
漫过了花瓣中片刻的安宁

山也酥酥滴汗
水也弱不经风
虽不是求爱的季节
陌阡上流淌着太多的柔情

五彩的神话水灵灵的开放
撩乱北方多棱角的雄风
太阳弹碎紫色的琥珀
飞出一串带香的蜜蜂

敞开半熟的情窦
狂吻濡湿的年龄
对面山上的哥哥哟
唱一曲《碗碗腔》你听

◇ 读《诗》笔记 9

滨水狂欢

□ 白军君

闲翻《河防一览》《水经注》，期望能从中找到破译《诗经》中流水阻隔情爱的解释。结果一无所获。思路跑偏了。科学从来解释不了文学，更解释不了文化。

情爱是洪水猛兽，原始时代先民们强烈旺盛的生命热力势如爆发的火山。

汹涌澎湃的爱水必然冲破自然界的河流阻隔和早期人类学文化层面的“河流”的禁锢，去完成人本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这是人类繁衍的本能，更是人性中最为丰饶和柔嫩的部分。作为最早的文学，《诗经》怎么可以缺席呢？怎么可以不在场呢？

不会的。于是，“风”来了。再高的山峰挡不住“风”，再宽再深的河流也挡不住“风”。“风”吹来了人间的欢声笑语。

对坝坝的圪梁梁上哪一个谁？那就是我要命的二啦妹妹。

没有谁能够阻挡人间“要命”的情爱。有谁敢说这首撕心裂肺的民歌不是《诗经》中《邶有苦叶》的余响和尾音？自由、真诚的谗言诤语从来都是出自民间，它不作伪，不故作高深、不假装庄严，它更不会使用“美声唱歌”，于是，“风”自然而然地来了。

葫芦有叶叶味苦，水深深也能渡。水深连衣渡过去，水浅提衣淌过河。济河水满白茫茫，雌野鸡叫声咯咯，济河虽深不湿轴，野鸡鸣叫为求偶。大雁鸣叫声和谐，东方天明日初升。你若真心来娶我，趁冰未化先过河。

多么自然的“通俗唱法”。就《诗经》中的“风”而言，它一定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歌谣，“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风”和文人诗的最大区别就是：不修饰。它想甚唱甚，即景抒情、即事为喻。“济盈不濡轨”——赶紧渡过来吧，河水不深，还没有淹了车轴呢。别怕，水真的不深，你赶紧过来吧。多么家常的语言。古人的示爱就是这么直接，不绕弯儿。喜悦中充满焦躁，憨直而情真。这种热切的爱是原始的，它完全用不着含蓄，也完全用不着深沉。一切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春天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秧苗一定会破土而出。

爱情从来就不好写，主要是很容易写不好。可我要说，在《邶有苦叶》里头，爱情的书写太成功了，他拧巴着写，是凰求风。它描写的是人类纯情初露、至诚可爱的稀世珍品。

初恋，大多发生在水边。也许水的欢快、清澈、自然在先民们心中和他们的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三月的流水被称作桃花水，也叫春水。王羲之在流水淙淙的春水边顺手写道：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暮春就是农历三月，“暮春之初”，加上“修禊事也”，那只有上巳节。在永和九年的上巳节，王羲之等一干文人雅士硬是把原本消灾祈福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名垂千古的盛大的诗文联谊会。我推测，王羲之他们一定也干了别的事情，只是那一纸《兰亭序》名头太过响亮，盖过了别的事情。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杜甫老先生笔下描写三月初三日的纪实诗句。从古人更多的文字中，我们知道，上巳节是一个从会稽到长安，从东晋

到大唐，从杨贵妃到山野村姑，全民嗨皮的重要节日，是古代男女狂欢的日子。这一天的活动项目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水边春游。看看花草。洗个野澡。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各自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到自己顺眼的异性。遇到看上的人，直接表达，经典路数是：

我摘朵木瓜送给你，只是为了挑逗你，我不要你的琼瑶。我不是想要报答你，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有的妹子死缠烂打，软磨硬泡，她主动邀请一个男孩一起去水边玩，男孩直接拒绝了她。这是两人的对话，我抄录如下：

女：观乎？
士：既且。
《溱洧》中对这个场面的描写非常经典，从文字中，几乎可以看出两人的声口和各自的表情。“去看水吧？”“我去过了，不去了。”“妹子没有放弃，她再次邀请：“且往观乎！”——去过就陪我再去一次嘛。

我敢断定，原文中应该还有对话，被孔圣人删掉了。这句话是这样的：

女：傻哥哥，你真的以为只是去看水啊？
士：那……走吧……
两个陌生的男女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约会，他们玩得尽情尽兴，分手时不知谁送给谁芍药——“伊其将虐，赠之以芍药”。

春水涣涣，游人如织，“有女如云”“如荼”，上巳节情爱狂欢的集会“殷其盈矣”，这是多么盛大的场景啊！

古往今来，写人类情爱的文字汗牛充栋，能把两性的狂欢写出酣畅淋漓，纯朴自由，文字中洋溢着清新气息的能有几人？《诗经》就是《诗经》，孔老夫子没有看走眼。《诗经》是描写人类情爱的《圣经》。



朋友圈

潘有刚 摄

◇ 茶余酒后

两只“鹦鹉”

□ 冯利花

我应该一直会记得，是儿子上班走的那天，两只“鹦鹉”来到了我家。据送的朋友说，它们是鹦鹉，可我一直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怀疑，一直问我教会它们说话了没有，可分明它们没有一点虚心学习的意思，甚至对我的苦心充耳不闻。总说笨鸟笨鸟，估计让我遇着了。

不过我第一眼见到它们，单看它们颜色就很喜欢，其中一只，它的头部是黄色的，两只眼睛是黑点，两个鼻孔是黑点，两只耳朵是两个黑三角，嘴巴周围还点缀着四个黑点，背部的羽毛黄中间黑，靠近头部的花纹稍细些，肚子和剩余颜色都是绿色，尾巴则是深绿色。另一只头部是白色的，一样用黑点来点缀面部，背部的羽毛白中间黑，也是靠近头部花纹稍细，肚子和背上剩余颜色都是蓝色，尾巴则是深蓝色。两只鹦鹉的大尖嘴巴一样都是淡黄色。我惊讶于它们颜色的搭配极其鲜艳，更窃喜于绿色，蓝色都是我喜爱的颜色，真可谓一见钟情。

虽说换了个环境，但它们一点都不认生，一来就叽喳喳。我盯着它们，轻声道：“你们好。”它们友好地安静了一下，我满心欢喜，“蓝蓝”，“绿绿”脱口而出。对，它们有名字了。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我先去看看它们，它们一听到动静，就开始亮嗓了，我赶紧地问候它们一声，蓝蓝，绿绿你们好，尽管它们置之不理，我还是会问上很多遍，不过问候的语气

也得看我的心情，我开心时，语气自然也温柔些，不开心时，像例行公事一样。好在它们比我大度多了，也不和我计较，顾自亮着嗓子。给它们准备了一个米盒，一个水盒，晚上水盒就直接变成它们的尿盆，每天早上水由清变浑，亏它们能干得出来，也不知它们拉进去后晚上喝不喝水。反正我每天早上得换新水，一开始还训斥了它们两天，但它们不服管教，我也就习惯了，换个水能有多累！

最痴迷于它们两个的叫声，那么清脆，尤其是早上，睡了一晚，估计它们有精神了，你追我赶，叫得很亮，很欢实，把我迷糊的脑子都叫醒了。他们或者一边叫一边偎在一块儿，或者嘴对嘴地叫，要不就嘴对嘴地一边亲，一边叫，或者干脆它们两个，边飞边追边叫，整个早晨感觉自己像置身于林间一样，鸟声不绝于耳，感觉神清气爽的。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它们表演杂技，两只脚挂在笼子顶上，头朝下面，再或者两只鸟一人霸着笼子的一侧横挂、竖挂；或者，在他们立足的木枝上并排着，边叫边左右移动，步调还很一致，一眨眼它们就交换了位置，再继续移动。阳台上光线充足，每天把它们挂出去时，它们叫得更欢，或者两只鸟各立一边望着窗外叫，或者紧紧相依望着窗外叫，叫声那么清脆，我一直担心它们会有扰民的嫌疑，但见它们很坦然的样子，我也就暂且把别人都当成聋子了！它们太开心了，可能它们把阳台

当成了最美妙的地方。有时候，我和朋友聊天时，它们俩也一直在聊，比我们聊得更热闹，甚至会压过我们的声音。我很想训斥它们懂事点，可是它们那么地开心，总令我不可忍开口。有时候，我写作写不下去了，会怪罪到它们的头上，可它们还是自顾自叫着，一点不会看我脸色，我又拿它们有什么办法！但更多的时候它们的叫声会让我一激灵，重新获得灵感，我又不得不由怪罪变为感激。

有时候听不到它们的叫声，我会偷偷去看。有时候，它们嘴对嘴靠着，一动不动，好像世界只剩下它俩一样。有时候，它俩会先清洗下羽毛，张开翅膀忽喇一下子，然后用自己的大尖嘴巴在身上这儿触一下，那儿咬一下，也许是清洗舒坦了，然后它们就静静地一直对视着，或者各据一方互不理睬望着不同的方向。我总瞎猜它们是闹别扭吗？可每次总是正想着，见它俩又嘴对嘴地挨一块儿了，让我一顿羡慕。

凡人与人相处，人与物相处，日子一旦久了。总会生情，何况我又是一个这么多愁善感的人，现在开心时我会看看它们，多问它们几遍“蓝蓝，绿绿你们好”；不开心时，我也会看看它们，看着它们随遇而安，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它俩总是那么开心地叫着，闹着，声音那么脆亮，看着看着，听着听着，烦恼暂时都抛九霄云外了。